

所面臨的一些事情與我們所想像的大不相同，但這畢竟是現實的社會，不得不適應它。

不要老是當書虫，交友，學習應對亦甚重要，以前我對此道很少重視，以致於面臨較大場面就啞口無言，現因須請教授、主任，主治大夫對我們intern作Special lecture，常折衝於各「大牌」之間，他們大多有自己的脾氣，如果沒有事先了解，常會把事情弄僵使自己欲哭無淚，但我却感到幸運，因為有此機會磨練自己，使自己得到更多經驗，雖未能達到良好境地，却感到獲益不少。

別對將來存太大的幻想

我們醫科學生在社會人士的眼光中比較特別，因醫生在社會上的地位一直是被人羨慕的對象，也許您會以為「有錢人家的女兒大多願嫁醫生」而感到飄飄然，我曾聽過一富人說：「要找女婿當醫生為主要對象，醫生這一行業是穩賺不賠的生意，且獲利倍多」，這也是一般社會人士的觀念。

我在宿舍會聽過，以前有一媒人拿着一疊女孩的照片（後面寫上姓名、年齡、電話號碼及欲陪嫁的數目，大多是超過百萬）；常到宿舍走動，給大家挑選，但實習到今却沒再見到。不久前有位同學告訴我，某人士為其明年將由輔大畢業的女兒徵婚對象是醫生，準備陪嫁一百五十萬等等，這些是使人聽了會沖昏了頭的消息，請諸位別被這些話給迷住了，或許真的有這回事，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要抱太大希望，還是實事求是緊，更何況對方肯花那麼多錢，或多或少是有某些條件的。

我認為婚姻應以女孩子本身的條件為主要，錢還在其次，錢是可以賺的，但是婚姻却不可以隨便結了再離或是隨便把自己投入陷井中而終生受苦，

我現在很後悔在校沒有追個同校的女同學哩！

同學們別被世俗的傳說迷昏了頭，於此再重覆一句：這種事是可遇不可求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還是腳踏實地要緊。不要對將來存有太大的幻想。

感謝會「當」的教授

在學校時常常對抓得嚴的教授發怨言，相反的，從來不當all pass，不大負責的教授則最受歡迎，其實這是非常錯誤的想法，求得一時的安逸換來的却是終身的遺憾。

人難免有惰性，學生也是一樣，有人在後面逼則不得不多用點心，如果教授每堂課點名，到的人數必定令人滿意，否則有時甚至小貓三、四隻而已。當然囉！大學教育應鼓勵自動自發，事實上主動求充實自己的却不多見。

現在事實碰到被「好好先生」教過的科目，則最感頭痛，雖然此科目在校時拿了八、九十分，却不大懂，無法應付，談不上學以致用，很是遺憾。於此懇切地向各位進一言，別要求教授all pass，在有幾人須被抓的心裡威脅下拼命才是最夠刺激，值得回味且終身受用無窮的，寧可學什麼就得到什麼，不要存有「混」的心理，這些是我們過來人的一些感言，有「被電」過則記憶深刻。

結 尾

很不自量力地，在沒有投過稿的「前科」下竟然此次敢執筆，是我料想不到的，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動人的敘述，也沒有拋地有聲的佳言，這些只是我對於離校後所見所聞，個人的感想，於此提出供各位參考，請各位不吝指教，謝謝大家。



流水五年

流水五年

流水五年

流水五年

流水五年

·若筠·

……五年的時光

不算短

我們的青春、生命

都投注在這裏

每一點每一滴都是

你我的回憶……

五年了，將近二千個日子從我們身邊飄逝，我們曾經歡笑，悲忿過，也曾經緊張，氣惱過。我想可以用一句「晴時多雲偶陣雨」來形容這段時光。許多當時認為嚴重到幾乎可列入國會記錄的往事，如今想來就如輕煙般飄散得不著一絲痕跡，換得的是我們的成熟。

純樸新鮮的新鮮人

至今我們清晰的記得新生訓練頭一天，全體同學列隊在操場上，穿著學校規定的白上衣及土色的裙子或長褲。隊伍整理好了，教官正在訓話，忽然滴滴篤篤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位身穿綠衣繫著大馬尾，前額覆著一大撮流海的女同學落在標準的身旁，剎時，大家的眼睛都聚了過去，男生隊裏還發出了不小的騷動。彷彿是一場序幕，點出了班上的風雲人物。事實證明阿卜五年來在班上也真掌握著呼風喚雨的地位。

一年級都是基礎課程，等於高中的延伸，也是往後數年升入堂奧的工具，如物理，微積分，生物等等。當時我們對此認識不清，只覺反反覆覆的重複著高中相似的課程，實在浪費時光，加以剛由聯考分發到此，即或無龍藏淺灘之感亦有些許遺憾存在，不少人想捲土重來一番，於是乎到了考試期間考古之風吹遍了班上每個角落，開上一兩個夜車倒也能順利過關。

但天下事並不那麼便宜，看吧！理論化學的嚴老師在導一個方程式。偏分？什麼叫偏分呀！大家的眼睛都傻在那兒了，還有什麼物理上的名稱，公式，算了，死背硬記好了！生理學的林老師連珠炮似的講了一整黑板，可是老天！我還不知道它們是怎樣完的位置關係呢！當然，這種現象固然是作學生的為學不力，但是如果教授先生們能互相研究，溝通意見，則不致於有臨到要用某一理論或公式算法時，學生的表情是如墜五里霧的現象。

新鮮人這名稱實在妙，的確，當時的我們就像新鮮的果蔬剛由地上拔起，滿身才氣但却嫩綠得可愛。還記得第一次參加美術社，竟被那位社長左一句梵谷高更，右一句野獸印象派的給楞住了，思之不覺莞爾。

如果有人問我藥學系的五年中最懷念那一年？我會不加思索的告訴他：二年級。

二年級時不再有去留不定的苦惱，一切都已塵埃落定，目標既定一切都好辦多了。加以一年級的怯生感消除了，也有一年多大學生活的體驗，而藥植實驗——採藥更使剛剛合併的兩班打成一片，由課堂走到郊野，相互的交往不再限於課桌椅的四鄰了。

由林家花園第一次採藥起，大坑、竹子坑、頭汫坑、后里馬場、關刀山、中興嶺……到阿里山為止，我們幾乎跑遍了中部的坑坑洞洞，以及有名的山嶺去尋花採草。在同學們爭先恐後擁著老師們以及老師們不辭辛勞揮汗講解下，鄉野山道旁原本籍籍無名的雜草叢樹都變成有名有姓的瓊花瑤草了。

雖然植物的科、屬、種名著實整得我們昏頭轉向，但是也有有趣的一面，例如：咸豐草的別名「恰扎莫」（台語），雞屎藤的渾號「魏道明」，葉子總似長了青春痘像塊破抹布的破布子，由颱風草摺痕可預測當年度的颱風次數等，不僅增添了常識，更把我們學習的情緒帶入了高潮。

老實說，當時二年級的課程安排不甚妥當，除了有機化學外，其他科目少數人有特別的興趣不談剩下的都覺得不太對味，散散的應付了事。這和三四年級時上課筆記抄得手發酸是無法相比。

二年級裏除了不久前過世的季信坤教授一派溫文儒雅的學者之風外，當推甘教授與那教授給我的印象最深。甘教授雖外貌瘦小，但精神鏗鏘，爬上山來箭步如飛，我們這些毛頭娃兒只有自歎弗如了。還記得甘教授常操著四川口音說：「學問浩如煙海，六十分者最有辦法。」話雖如此，却每個星期都要來上幾分鐘的小考，逼得大家不得不用功，後來竟逼出了大家的興趣，連開玩笑也用上了，聽！何永福一聲「Smi lax」接著準是全班會心的大笑。那教授口才極佳，配上一口清脆純正的國語，娓娓道來彷彿在享受一堂演講課，有次一時興起還教我們哼大汗西征曲及蘭嶼情歌呢！自然，我也不會忘記在青年節前夕洪神父要我們深思：「問自己是不是年輕的人？為什麼算是年輕的人？」

如履薄冰的藥化年

藥化難讀嗎？這我不敢肯定的答是或否。事實上，黎教授的課很叫座，題目的方式五花八門，同學們只要地氈式的了解及重點式的背記即可。但對於做事一向粗枝大葉，又有健忘毛病的我，藥化的名稱和結構背得我頭發昏，結果還是弄個遍體鱗傷才過關。

搶位子之風似乎值得一提，尤其那時沒幾間階梯教室，同學們常常七早八早的就趕到教室佔位子，並且熱心的為其小圈圈的的人也佔上一份，這一來其他趕早來的人只有向隅了。為此曾鬧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風波，最後還是由班會完滿的解決了。如今的學弟学妹們比諸我們是福氣多了！

藥二及藥三的暑假我參加了幾個暑期活動，海上戰鬥營，金戰鬥及金山講習會。每到一處都增添了不少見聞。從形形色色來自四方的青年中，我曾為人性誠樸的光輝而動容，也曾為一些美貌虛飾下的粗陋而歎惋！我想人們若能以心靈代替感官來體察事物，則每日的時光都將是快活而有意義的。

「要死」乎？藥四

讀完藥四時，我覺得這一屆的我們真是幸運，雖然這一年著實緊張得要死。

黎漢德教授支撐著勞累過度的身子為我們講授藥鑑，使大家對這門課不敢絲毫怠懈。張健官教授的生藥化學尤令人激賞。上課筆記極少，課本只重點強調，重頭戲全在豐富的幻燈片上，收集的資料廣泛而有系統，加上反覆的提示說明，使我們不必浪費精力在抄筆記，得以空出腦子充裕的思索一番。大學教育的方式不正該如此嗎？當然，要做到如此則老師得花上數倍的時間來準備，但，想想看許多儀器裝置，藥材等任憑老師描述得口沫橫飛，也不及幾張幻燈片的簡明清晰，印象深刻。您說呢？

藥劑學的黃老先生分數給得很緊，為此我們曾想討價還價，老先生却徐徐的說：「我的六十分就等於別人的八十分。」記得第一次期中考，我自覺題目都會做，不料成績發表竟然五十五大分，急得

淚水都出來了，後來打聽之下才知道答題還有竅訣，舉凡和題目能搭上關係的，雖然沒有問也要帶上幾筆才完整。

學校真常舉辦班際球賽，在康樂股長率領下我們也參加了不少次，但班上各路英雄都有，唯獨運動方面的人才似乎有限，常中途就被淘汰。有兩次竟讓我們奮戰奪得錦標歸，一為男子壘球，一為女子籃賽，大家都歡騰無比，趕忙自製海報慶賀一番。

五味雜陳的什錦菜

這是一道輕鬆又緊張，徬徨又興奮的「什錦菜」上桌了。藥五，情緒就像五味雜陳的菜，色合了甜酸苦辣的滋味，真個一言難盡。

五年級的課程少，且大多不點名，常常整個星期難得碰頭，只有實驗課時才進上幾眼，無怪乎助教事先約法三章：「實驗時不可只顧得開懇親大會，忘了正事。」由於班上人員龐大，碰面又不易，加以我的記性又欠佳，一天和美枝走在街上，遠遠看到班上的男同學帶著女友走過，大家互相點頭為禮後，我們不約而同的認為他真有一手，女友還可真不錯呢！「他叫什麼名字啊？」兩個人想了半天一個認定是什麼「祥」的，一個覺得可能是有個「鴻」字，結果是，二者皆非。

會考這一關卡不停的向我們逼近，明知道該用功了，而人性的弱點使我一日攪過一日。後來得知很多同學組成討論會，才驚醒了黃粱夢。忙碌的結果雖然效果不顯著，但心裏充實又快活，至少那道什錦菜是無暇品嘗了。

六月的艷陽天裏我們將離別，不再一起作實驗，一起在球場邊為班隊加油，一起去泡圖書館，一起去老張飯店吃飯。但，別難過！我友！真正的友情即使關山阻隔仍是存在的。祝福您！

（附記）陳總編輯希望我能在畢業前夕寫點「贈言」「建議」之類的話，但我自忖這五年並非一個成功的學生，實在不敢代表藥五在此放言高論，只將五年中個人小小的感受獻上，聰明的讀者當會明瞭我的心意。